北史

一二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游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淩獵人物髙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

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巳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將水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吉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爲

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淸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别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

郡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
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
贈賵甚厚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内外
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
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
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
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内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
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
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禄養出爲本

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慴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裹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

將從之尋而覘敗還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尋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

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群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勵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内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决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

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求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賛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

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閻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

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竝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

人爲武士於死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
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
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
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
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
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為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
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
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
子褒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

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躬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踴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

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
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
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閭與太
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
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
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
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
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
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

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
諸將竝列州鎭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閭曰古攻戰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獲良
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願陛下當從容伊瀍
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
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
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楊未一豈得如卿
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啻淮海惟
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
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

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亡退有虧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群公之祖二踈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

示戀慕之誠卒于家謚文貞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
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其在
私室言裁闇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
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
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
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
西博陵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
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
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速

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髙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殁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温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爲乳毋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粃常送子穂冀州婣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

人買耜刃得剌六耜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異乃絕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目

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
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
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
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
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
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
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
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
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

即赴冊楊啓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以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

矣文成時召叟及舒諭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叟尋
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
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
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
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
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
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
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涕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

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
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傅陵許
亦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恵於
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
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
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
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
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
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

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遺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
子無家人營土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
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
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
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
連屈丐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
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
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
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

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竝愛重之清貧
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
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
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甞稱曰吾之臧子原也
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
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
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
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儁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
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

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
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
亦欽敬其志每常報荅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
門却埽慶弔皆絶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
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
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
綽博通經史沉冥不預時事頗亡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
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沖沖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
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
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

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字嘉德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愼位凉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

吐谷渾慕容璝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竒之與同郡隂仲逵俱被浩引以爲俱凉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寳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

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歲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臥
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褒美在
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倞父玖並有名於西土玖位會
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
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
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
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
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遷
京師家甚貧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

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

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書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巳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

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
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
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
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
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從釁當蒙數世
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皁隸不獲收異
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
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
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

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嵩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嵩呼主還之後有人遺嵩鏵數百枚者嵩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嵩買嵩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嵩三十疋善明欲取之嵩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嵩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頌行於世子黙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

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届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

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
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
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
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
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
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
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
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
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
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

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録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

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慮宣

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聽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啟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

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
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
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
道判下廷尉科罪髙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
己遂枉梏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
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
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謟言肆其姦詐空
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
資而長惡不悛曽無忌諱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

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游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

選限外投狀道胥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胥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輙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

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窮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
義勳意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啟云子貞元
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
子貞又兗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
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
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
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
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
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

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
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
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
冤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　況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
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伏法於洛陽粹以徐
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
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
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
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
遺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

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
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
無情構甞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
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
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
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
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
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
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
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

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
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
慎温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
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
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重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
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
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
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

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諡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

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
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
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
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
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
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
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
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
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
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
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
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
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
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
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
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
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
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
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
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
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
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
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

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

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覶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

竝收善學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録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

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幷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曰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幷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

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宋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

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屢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子譯　譯叔孫儼　儼族孫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怱怱疑爲王氏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

州城而宋武聞誅之辛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荆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

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

攜邊遠歸附者万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訏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屛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

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曰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眞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

國靈實亦俯歎垕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
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
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暉等申
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
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
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
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
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
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
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

遐妻時官賜虔斤鎮髙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産自出塞贖
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
襲爵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
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
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
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
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
朝野初不候之騰旣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
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
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

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乂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隊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

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竝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竝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

弟並交游時俊乃為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在父
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
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
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
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
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
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
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

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
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
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
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
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
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
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
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
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

撰史爲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貟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廚及東宫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

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巳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旣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

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乗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

鬬之歲爲亳州揔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熒

陽龍闕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闕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學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

和合風雨會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

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

年傳爲復五月貿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
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
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
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
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
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閉萬物盡隨楊氏
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
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
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
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

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
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
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
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
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
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
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眞人字之誤也言周宣
帝以五月崩眞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
踰年乃立昔爲定州摠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眞
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

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
天衛助也乜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
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揔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
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
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
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乜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為作足
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鞌韉行則先作弄四足也
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
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
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

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
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
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
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
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
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
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
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
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
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脫

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
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被二皇
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母易服
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
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
也象不絶者法象不廢絶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
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
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
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
濵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

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家持帝通紀
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
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
遂附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
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
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
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
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
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
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

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盖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謡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

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召復
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
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
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
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
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
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
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
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

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寔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

駭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義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

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脩城深壍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

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之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婚姻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悋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

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
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諡
曰宣詔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
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
諡法慱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
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
懿閑雅有政事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
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
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

兖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

豫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敘
記當爾之年卿頗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
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
卿元匡為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
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
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
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
戎車不息而停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
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斅澄等依
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

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遂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

擢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寛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耻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以車親戚被昵擢爲帳内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

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
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
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
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
獬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
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崔山傲誕不
自羈東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
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
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邀
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
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
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
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
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
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
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
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

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兖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

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餚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平簡公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

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時有識咸以歎息矣義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小白位中書博士子僞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儁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袁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

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
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
死復重死可爲悲歎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
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偘伯弟平
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
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
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
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録義後爲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
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

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寃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

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皐男位金紫光禄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婦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殁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

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
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
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
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
邕下車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
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
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
為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
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
長史孫儉司馬楊寛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

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歷御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陜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為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

譯從祖文寛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

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
歲嘗詣府司録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
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
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
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
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摠萬機以為御
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
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
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
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

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旣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俄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旣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

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
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
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
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
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
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
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
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
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
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

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爲大冢宰揔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揔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文陰疏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

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成
皐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
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
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
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
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
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
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
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

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

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尒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

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寛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上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臠殺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

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尒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

年河内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閒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閒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閒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

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爲良娣雛時爲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惜矣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竝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

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翻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冑　端從子濬
端從祖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聰弟子善
善弟愼

薛寘

薛憕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

信州路斈刊

欲與之俱南猛曰公來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
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
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
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
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
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
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
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
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
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禄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

公轉左户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
宣辯幼而儁爽倜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
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
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
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
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
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
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
農教戰桓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嘉獎之又除并
州刺史徵授大羽眞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

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
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
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
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塊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
并為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為太守神䴥二年除使持節秦
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
為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
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
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
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

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
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
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
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眞君中蓋吳
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
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
武南討以拔為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眞討反氐仇
傉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
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
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
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脩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
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
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
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脩至郡即收
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
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奢盛營園宅賓客聲
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

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從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之弟

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

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為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茍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

軍東討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梁主蕭察曾獻馬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樗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樗蒱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践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

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冑嗣

冑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

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為兖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冑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冑冑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冑遂積石堰之

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
號爲薛公豐兖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
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
徵拜衞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
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
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
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
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
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
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

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夐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熒辱弗及何其樂也裕曾宿宴于夐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

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賾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

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君臣曰吾見薛濬
哀毀不覺悲慼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
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
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
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禀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
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敎義
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玆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
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
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貫氣摧魂
者也旣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

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句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絶有司以聞文帝爲之胥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君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君書佐

洪隆第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内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别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為本郡當世榮之後受詔為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懔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皆宦

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閤如故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沉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

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

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埽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荅遂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尒朱天光鎮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

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既幽崩

元曄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

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爲主天人

允叶世隆等竝以爲疑孝通密賛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

何言哉於是定册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

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

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兒息子舒節閔覽啓傷

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襃美特贈景懋撫軍北

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

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翔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

宴兼奏絃管命翃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愧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絶孝通即竪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翃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荅華嵩于時孝通内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

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
傲也裴笑而不荅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
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
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
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
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
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
爲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
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
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

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呂延慶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鈎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

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壍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鎭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劒

屐後上殿表猶使爲文會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
通獨捧手不拜頷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
非禮將爲神笑拜者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
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
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
産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
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
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
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

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
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
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
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
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
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
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
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
主簿入爲司禄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
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禪坐事除名

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

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
酣酒荒色其必克一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
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
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
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
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
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
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
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

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
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
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
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
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
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
道衡辭以無功帝曰尒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尒宣行豈
非尒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
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
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

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尔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尔將攝今尔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隷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隷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

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頻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
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
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
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
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
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
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
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
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
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

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
衡兄温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隷書仕周爲
上黃郡守周平齊從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
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
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
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
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脩魏
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
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聰
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己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

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為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愽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引為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

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
摠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吿齊
軌事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弟愼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
之栁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竝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
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
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
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愼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
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
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其選又以愼爲學師以知

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竝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

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愼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愼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愼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薛憕其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清河廣平二郡守憕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史尋拜

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眞爲
司録軍中謀略眞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朝廷方改物
創制欲行周禮乃令眞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
之六官建授内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轉御
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眞與
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出爲淅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
謚曰理所著文筆二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
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眞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
至於温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

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踈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旣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甞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襒裾數參吏部憕曰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眞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兖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尒朱榮廢立憕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産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遊陳梁閒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

不遠吾屬今即爲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憕言爲然
並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悦引憕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
加安東將軍進爵爲子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
之頌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
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
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
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
而盈乎器爲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
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

毓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愷各爲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愷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調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愷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慙

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